

蔡宗陽 著

文史哲學集成

莊子之文學

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

序

莊書之義理最爲豐富，理致玄眇，故自古及今，鑽研者甚夥；其文絕奇，讀之未有不手舞足蹈，心曠神怡者，故古今士人，讚不絕口。善乎顧實之言云：

莊子之於思想辭藻兩者，俱極豐富，蓋彼有化哲理之談理，而爲具體事實之傾向也。至其選材亦極自由，不論何事，一經其筆，則發揮一種妙致，雖土砂而爲黃金，檻樓而爲錦繡矣。更有進者，莊子與孟子俱染受戰國之風，而英邁豪雋之氣，自有不可當者，故發露其激越之感情，不少顧惜，豎說橫論，而痛言快語，毫不藏鋒銳，兩者全類似，但似以人種之差異，與南方之天然，使莊子更比孟子成就文學之價值。（中國文學史大綱）

顧氏之論，頗有卓見，然則古今學者研究莊子之義理者多，而研究莊子之文學者少，余雖不敏，願以所知，條分縷析莊子之文學，此本文寫作動機之一。又施章云：

我主張莊子一書，與其用哲學的眼光讀他，不如以文學的眼光讀他，較爲得當。因爲莊子的人生，他看宇宙是充滿了生命，一草一木，以至一架觸體，莊子對之都發生同情，而幻想他的生命來，這

完全是藝術家的態度。莊子也常常用文學的技術來表現他的高超的意境。所以我認為莊子在文學上的地位，比他在哲學上的地位更重要。但一個偉大的文學家，他對於宇宙人生往往有一種新的創穫，所以一個偉大文學家他在哲學上同時仍有他的地位。莊子即是其中之一。（莊子哲學）

誠哉斯言也。優良之文學作品，須有幾分哲理，始有深度，而有深度之文學作品，仍爲文學，而非哲學。然則莊書不徒爲哲學典籍，亦爲上等之文學作品，可謂「哲學的文學，文學的哲學」之書。蓋莊子之思想影響後世之文學理論，而莊子之文章，可爲後世文章之指南，此本文寫作動機之二。昔章太炎先生有云：

讀過莊子，聰明一半，能深明道境，照澈真原，故此書不能不讀。（見周廉仕莊子總論及分篇評注

序引）

錢賓四先生亦云：

莊周真是一位曠代的大哲人，同時也是一位絕世的大文豪，你只要讀過他的書，他自會說動你的心。……莊周的思想和文章，卻實在值得我們去注意。（見古今文選第二八〇期）

蓋莊子能言人之所未言，發人之所未發；能言人之所未言，故真理揭露無遺；能發人之所未發，故所言迭有創見。愚擬窺其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，是以潛心研究，此本文寫作動機之三。

基於上述三種寫作動機，於是孜孜不矻，焚膏繼晷，日以繼夜，研讀再三，而撰是篇。全文凡四章：首章何謂文學，旨在探討文學之定義。文學之定義，雖衆說紛紜，難以適當之文句闡釋之，然不

言不足以明其定義，故先列述中外學者對文學之定義，再擬一比較恰當之定義。次章莊子之文學理論，分爲三節，每節先述莊子之思想，後論莊子思想對後世文學理論之轉化與影響。第三章莊子之文學特色，亦分爲三節。第一節探討莊書之體例，已具有各類文體；第二節討論莊書之篇章架構，已具有各種文學技巧；第三節分析莊書之修辭，已具有十七種修辭格。本章結論，分爲兩節。第一節論述莊子思想與文學理論之關係，在於心靈活動、心靈和諧、心靈統一。第二節敘述莊子文學對後世文學之影響，作一總結。

夫莊子之文學，至真矣，至善矣，至美矣。愚雖寄望探幽闡微，窺其全貌，然臨文之際，輒恐思慮之不周，以失先哲之高致，幸賴錦鉉師循循善誘，諄諄誨正，決疑釋難，不憚煩瑣，潤其文字，通其義理，反覆琢磨，斯篇之作，卒底於成；化成之德，謹申謝悃。自忖資質不聰，材居中下，井鼃陋見，罣漏、舛誤之處，猶恐不免，則有待乞正於碩學先進，以解一曲之蔽也。

癸亥年仲春之月蔡宗陽謹識於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

莊子之文學目錄

序	一
第一章 何謂文學	一
第一節 文學與文章之同異	一
第二節 文學之特點與定義	六
甲、周秦兩漢之文學意義	七
乙、魏晉六朝之文學意義	一二
丙、唐宋至清之文學意義	一五
丁、中日西洋之文學意義	一六
戊、比較適當之文學意義	二一
第二章 莊子之文學理論	二三
第一節 共通思想之文學理論	二三
甲、莊子之共通思想	二三

乙、共通思想對文學理論之影響·····	二八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節 自然思想之文學理論·····	五〇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甲、莊子之自然思想·····	五〇
----------------	----

乙、自然思想對文學理論之影響·····	五五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節 玄虛思想之文學理論·····	七三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甲、莊子之玄虛思想·····	七三
----------------	----

乙、玄虛思想對文學理論之影響·····	八七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莊子之文學特色·····	九七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 莊子體例之探究·····	九七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甲、神話·····	一〇〇
-----------	-----

乙、傳說·····	一〇五
-----------	-----

丙、故事·····	一一一
-----------	-----

丁、散文·····	一一六
-----------	-----

戊、小說·····	一二八
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 莊子架構之探究·····	一三四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甲、內外雜篇之概述·····	一三四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乙、思想體系之探蹟·····	一四〇
丙、篇章結構之表析·····	一五四
第三節 莊子修辭之探究·····	一六三
甲、意念之辭格·····	一六三
乙、形式之辭格·····	一八四
第四章 結 論·····	二二五
第一節 莊子思想與文學理論之關係·····	二二五
第二節 莊子文學對後世文學之影響·····	二二八
附 錄 引用及參考書目、論文及期刊雜誌·····	二三一

第一章 何謂文學

第一節 文學與文章之同異

文學與文章，渾言之則相同，析言之則互異。「文學」一詞，首見於論語。論語先進篇云：

子曰：「從我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貢。

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」（註一）

案 皇侃論語集解義疏云：「文學，指博學古文。」（註二）邢昺疏云：「若文章博學，則有子游、子夏二人也。」（註三）此以「博學古文」、「文章博學」釋「文學」二字，則兼指學術而言。此「文學」之名，與今之文學，其義殊也。

註一：見論語注疏，頁九十六。

註二：見皇侃論語集解義疏下冊，卷六，頁二下。

註三：見同註一。

夫論語之言文章，其義與今之以詞章爲文章則異，而與孔門所謂之文學則同。論語中言及「文章」者，僅有兩處：其一爲公冶長篇，其二爲泰伯篇。

公冶長篇云：

子貢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（註四）

案朱熹集注云：

文章，德之見於外者，威儀、文辭皆是也。（註五）

劉寶楠論語正義云：

文章，謂詩書禮樂也。（註六）

竹添光鴻會箋云：

文章，謂禮樂制度之類，然此文章以其發於言論而言，故曰聞也。（註七）

泰伯篇云：

子曰：「大哉！堯之爲君也。巍巍乎！唯天唯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！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。煥乎！其有文章。」（註八）

案朱熹集注云：

文章，禮樂法度也。（註九）

竹添光鴻會箋云：

端冕旌旗，象諸日星，卑高等威，取諸山川，彩色昭之，聲明發之，禮樂明備，而民德可得而正，所謂有文章者是也。（註一〇）

綜而論之，則論語中所謂之文學與文章，其義一也，皆泛指學術而言，然與後世所謂之文學，則大異其趣。迨及兩漢，文學與文章始漸分野。兩漢之際，文學仍含有學術之義，而文章則專指非學術性之詞章而言；易言之，「文」而綴一「學」字，自偏重內容；「文」而綴一「章」字，則較重形式（註一一）。今觀史記所言「文學」，皆指學術而言。如孝武本紀云：

上鄉儒術，招賢良，趙綰、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。（註一二）

註四：見註一，頁四十三。

註五：見朱熹四書集注，頁二八。

註六：見皇清經解續編冊十七，頁一三四六六。

註七：見竹添光鴻論語會箋上冊，卷五，頁十五下。

註八：見註一，頁七十二。

註九：見註五，頁五四。

註一〇：見註七，卷八，頁二十下。

註一一：見羅根澤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第三章，頁五六。案兩漢對文與學，文章、文辭與文學，已有別矣。學與文學，皆含有學術之義；文與文章、文辭，則專指非學術性之詞章而言。此說見劉粹文學概論，頁四五；及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，頁四〇至四六；與汪祖華文學論，頁二。

註一二：見司馬遷史記冊一，卷十二，頁二〇七。

案儒林列傳云：

及今上卽位，趙綰、王臧之屬，明儒學，而上亦鄉之，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。（註一三）

瀧川龜太郎考證云：

今上卽武帝。趙綰爲御史大夫，王臧爲郎中令，皆學于申公，申公之學，出於浮邱伯。浮邱伯，荀

卿門人。（註一四）

此言趙綰、王臧皆儒生，則以儒學爲文學，卽以學術爲文學，是其證也。

絳侯周勃世家云：

勃不好文學，每召諸生、說士，東鄉坐而責之，趣爲我語，其椎少文如此。（註一五）

案裴駢史記集解云：

瓚曰：「令直言，勿稱經書也。」（註一六）

勃不好文學，故曰：「令直言，勿稱經書也。」則史記所謂之文學，蓋指學術，此亦以學術爲文學者也。

儒林列傳云：

夫齊、魯之間，於文學，自古以來，其天性也。故漢興，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，講習大射鄉飲之

禮。（註一七）

又云：能通一藝以上，補文學掌故缺。（註一八）

此亦以學術爲文學者也。

復觀漢書所言「文學」，亦皆指學術而言；蓋班固著漢書，多本乎史記之故也。如董仲舒傳云：武帝即位，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，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。（註一九）

張湯傳：

是時上方鄉文學，湯決大獄，欲傳古義，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，補廷尉史。（註二〇）

茲觀史記所言「文章」，則專指非學術性之詞章而言。如：儒林列傳云：

臣（公孫弘）謹案詔書律令下者，明天人分際，通古今之義；文章爾雅，訓辭深厚，恩施甚美；小吏淺聞，不能究宣。（註二一）

案司馬貞史記索隱云：

註一三：見註一二，冊二，卷一百二十一，頁一二七四。

註一四：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，頁一二五四。

註一五：見註一二，冊二，卷五十七，頁八二八。

註一六：見註一四，頁八〇〇。

註一七：見註一三，頁一二七三至一二七四。

註一八：見同註一三。

註一九：見班固漢書，冊二，卷五十六，頁一一六三。

註二〇：見註一九，卷五十九，頁一二二二。

註二一：見同註一三。

詔書文章雅正，訓辭深厚也。（註二二）

又儒林列傳云：

天子間治亂之事，申公時已八十餘，老，對曰：「爲治者不在多言，顧力行何如耳！」是時天子方好文詞，見申公對，默然。（註二三）

此「文章」殆指詞章而言，於焉可證。

次觀漢書所言「文章」，亦專指非學術性之詞章而言；蓋班固本乎史記而撰漢書之故也。如公孫弘傳贊云：

文章則司馬遷、相如。（註二四）

又云：

劉向、王褒以文章顯。（註二五）

綜觀上舉，文學與文章，周秦之際，則同指學術而言；至於漢世，文學仍指學術而言，而文章則專指詞章而已。職是之故，孔門、史漢所謂之文學，非今之文學，爾後始漸發展爲今之文學。總而言之，文學之意義，因時而異，待下節再詳論之。

第二節 文學之特點與定義

文學之意義隨時代而嬗變，如「今人不見古時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」（註二六），月雖依舊在，然人事全非；文學亦然。文學雖各代皆有，然其意義已變矣。王國維云：

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：楚之騷，漢之賦，六代之駢語，唐之詩，宋之詞，元之曲，皆所謂一代之文學，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。（註二七）

此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特色，由此可知，文學之意義亦因時而異，是故文學之意義因時而變，乃文學之特點也。茲依時代而闡述文學之意義如下：

甲、周秦兩漢之文學意義

周秦之文學意義，泛指學術而言。論語中之「文學」，即指學術而言，前已詳論，茲不贅述。又周秦諸子書中之「文學」，亦皆指一切學術而言，與論語無殊。如墨子天志中云：

註二二：見同註一三。

註二三：見註一三，頁一二七五。

註二四：見註一九，卷五十八，頁一二二〇。

註二五：見註二四，頁一二二一。

註二六：見李太白全集，卷二十，頁四五七。

註二七：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自序，頁一。

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，爲文學出言談也。（註二八）

非命中云：

凡出言談，由文學之爲道也，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。（註二九）

非命下云：

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，出言談也；非將勤勞其惟舌，而利其脣喉也，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，萬民刑政者也。（註三〇）

又如荀子非相篇云：

從者將論志意，比類文學邪？（註三一）

王制篇云：

積文學，正身行。（註三二）

性惡篇云：

今之人，化師法，積文學，道禮義者，爲君子。（註三三）

大略篇云：

人之於文學也，猶玉之於琢磨也。詩曰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」謂學問也。……被文學，服禮儀，爲天下列士。學問不厭，好士不倦，是天府也。（註三四）

又如韓非子難言篇云：

捷敏辯給，繁於文采，則見以爲史。殊釋文學，以質信言，則見以爲鄙。（註三五）

外儲說左上云：

弃田圃而隨文學者，邑之半。……賣宅圃而隨文學者，邑之半。（註三六）

問辯篇云：

主有令，而民以文學非之，官府有法，民以私行矯之。人主顧漸其法令，而尊學者之智行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。（註三七）

六反篇云：

註二八：見墨子閒詁（墨翟著，孫詒讓注），卷七，頁二十。

註二九：見註二八，卷九，頁十一。

註三〇：見註二八，卷九，頁二十三。墨子閒詁云：「惟舌當爲喉舌。」

註三一：見荀子集解（荀況著，王先謙集解），卷三，頁二〇五。

註三二：見註三一，卷五，頁三〇四。

註三三：見註三一，卷十七，頁七〇五。

註三四：見註三一，卷十九，頁七九九至八〇〇。

註三五：見韓非子集釋（韓非著，陳奇猷集釋），卷一，頁四九。

註三六：見註三五，卷十一，頁六一七、六五二。

註三七：見註三五，卷十七，頁八九八。

學道立方，離法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。（註三八）

八說篇云：

息文學而明法度，塞私便而一功勞，此公利也。錯法以道民也，而又貴文學，則民之所師法也疑。賞功以勸民也，而又尊行修，則民之產利也惰。夫貴文學以疑法，尊行修以貳功，索國之富強，不可得也。（註三九）

五蠹篇云：

夫離法者罪，而諸先王以文學取。……文學者非所用，用之則亂法。……然則爲匹夫計者，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。……文學習則爲明師，……富國以農，距敵恃卒，而貴文學之士。……今修文學，習言談，則無耕之勞，而有富之實。（註四〇）

顯學篇云：

藏書策，習談論，聚徒役，服文學而議說。（註四一）

泊乎兩漢，則文學仍指學術而言，而以文章專指詞章而言，即後世所謂「文章式」之文學。如揚雄法言淵騫篇云：

七十子之於仲尼也，日聞所不聞，見所不見，文章亦不足爲矣。（註四二）

又如班固兩都賦序云：

至於武宣之世，乃崇禮官，考文章。……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，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，雍容揄揚，